

北约总部“三迁”，一度“居无定所”

众所周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总部位于欧洲比利时，而事实上，北约在正式“定居”比利时之前数次“搬家”，迁址过程一波三折。就在半个多世纪前，法国因难以调和的矛盾对北约下“逐客令”，北约重要的军事单位直接被赶出法国，险些陷入“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地。



巴黎北约总部的建筑外观呈A形。

“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北约组织成立于1949年，其总部早期落户于英国伦敦，当时的办公场所是一座古建筑。但没过多久，北约在这栋大楼里就遇到了办公空间不足的问题，“入住”仅一年就开始考虑“搬家”。认为法国首都的交通较为便利，北约决定将总部迁往巴黎。1952年，北约成立以来首次迁址，进行了当时英国最大规模的“空运搬家”——整整90吨的家具设施、办公用品被空运至英吉利海峡对岸，据称当时没有选择海运是不想耗时太久。

到巴黎后，北约先在夏乐宫“过渡”

了一段时间，其间法国为其建设新总部。新总部大楼被称作“北约宫”，位于巴黎十六区的“太子门”，由法国知名建筑师雅克·卡鲁牵头设计，建筑外观呈现字母A的形状，以向盟友(Allies)致意。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北约盟友直至50年代末才搬进新总部，仅数年就又仓促离开——这一次几乎是被东道主给“赶”了出去。

20世纪60年代的北约内部不是很团结，法国更因核战略部署分歧与美、英不和。法国撤出了地中海舰队，并拒绝

北约在其本土存放核武器。1966年，戴高乐总统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要求所有非法国军事建制必须在1967年4月前撤离法国本土——其中不仅包括外籍军队，也包括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等军事指挥机构。

据美国“历史频道”记载，这可以说是北约成立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危机，法国“退群”等于否认北约建立之初的军事协议，直接危及组织存在的根基。在一份备忘录中，戴高乐声称法国决心在其全部领土上重新充分行使主权。有西方媒体表示，这份“简短且礼貌”的通告对美国等盟友就如同“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选址一波三折

据北约官方网站记载，法国下达“逐客令”之后，北约成员国一共成立了7个专门应急工作组。由于法国当时在政治层面上仍属于北约且并未对北约的政治总部提出搬迁要求，一众盟国对总部要不要“搬家”一事陷入“纠结”。因为再度选址着实麻烦，从地理位置上看，成员国有的很靠北，有的很靠南，有的距离当时的苏联太近。在这段不稳定时期，外界关于北约总部搬迁的流言四起，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还报道“北约总部要回归伦敦”。

在北约内部，高级军事长官倾向于同时转移北约总部和SHAP——北约总部1952年迁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离SHAP近一些，方便指挥，而SHAP最早就设在法国。经多轮商议与评估，北约从几个备选成员国中选定比利时，与其他国家相比，该国地处“西欧十字路口”，且战后经济恢复较快、基础设施不弱，适合建设国际组织的总部。

然而在新总部的具体规划上，北约高层与比利时政府没少产生分歧。北约高层表示SHAP要距离北约总部近一些。比利时方面则表示，总部应该与SHAP拉开距离，因为SHAP在战时是主要打击目标，容易给总部机关带来危险。比利时建议将SHAP建在布鲁塞尔以南的蒙斯-卡斯托一带。SHAP高层长官亲自考察了这一地点，因为嫌远说什么也不同意，还致信时任北约秘书长，希望能另外选址，新址距布鲁塞尔不超过30公里。为此，北约与比利时又僵持了好几周。最终双方互相妥协，北约接受了比利时的选址，后者则承诺在蒙斯与布鲁塞尔之间修建一条高速路，方便通勤。

确定了SHAP的位置，北约总部的选址又经历了一番“拉扯”，最终双方敲定一套“两步走”的方案：比利时将布鲁塞尔大区埃弗里的一处军事基地改建为临时办公场所，供北约总部机构“过渡”使用；同时，该国计划在布鲁塞尔以北的海塞尔公园修建新的总部大厦。



1967年北约搬家前，比利时工人正在修建新的总部大楼。

北约官员搬家一百个不情愿

于是北约总部在1967年第二次大规模迁址，货运卡车在法国、比利时两地穿梭不停。由于比利时的新总部办公条件相对艰苦、员工工资待遇又比法国低了一大截，很多在巴黎养尊处优惯了的北约官员对这次搬家是一百个不情愿，甚至有人将布鲁塞尔称为“小西伯利亚”，抱怨当地的简陋。

完成迁址之后，临时总部很快就暴露出各种问题——为了赶工期，比利时只用了29周翻建大楼，工程质量难免“注水”。更尴尬的是，比利时政府承诺新建

的总部大楼迟迟没有动工，后来索性放弃这一规划。这可坑惨了北约的雇员：在迁址后的几年里，不少雇员在海塞尔公园附近买房置业，等着从临时总部迁至常设总部，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1999年，北约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峰会上再次将新总部的建设提上日程，这一次在选址问题上没太过“纠结”，各成员国一致同意把新总部建在临时总部对面。新总部于2017年落成，终于结束北约“居无定所”的局面。

据《环球时报》

第一个黑人芭比娃娃顶着“爆炸头”

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芭比娃娃”对于美国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件精致的玩具，“她们”更像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数十年来不断见证美国社会审美及价值观的变化。相较于金发碧眼的传统芭比娃娃，美泰公司在80年代推出的“黑人芭比”系列承载着非裔社群身份认同的坚持，被视作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近日，美国流媒体平台“网飞”推出纪录片《黑色芭比》，片子讲述了黑人玩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还原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芭比”的诞生情景。

据史料记载，19世纪时欧美市场陆续出现各类黑人玩偶，但这些玩偶大部分都做工粗糙，甚至一些玩偶“充斥刻板印象”，对非裔“恶意满满”。而随着黑人精英阶层的崛起以及民权意识的觉醒，一些大型玩具厂商开始“顺应潮流”，尝试打造高质量的黑人玩偶，其中就包括“芭比娃娃”的缔造商——美泰玩具公司。

其实在首款“芭比娃娃”诞生没多久，美泰公司一个名叫乌拉·米切爾的非裔女雇员就建议创始人罗丝·汉德勒打造“黑人芭比”，当时汉德勒回复：“让我们拭目以待。”

1968年至1969年期间，美泰公司推出了两款黑人玩偶——“克里斯蒂”和“护士茱莉亚”。除了肤色不同外，这两款娃娃的外形与其他芭比娃娃并无二致。据“非裔美国人”新闻网报道，美泰此次“试水”其实相当谨慎，他们虽然高调推出了黑人玩偶产品，却并未将二者纳入“芭比家族”，公司为“克里斯蒂”打造的人设是“芭比的一个朋友”。换句话说，两款黑人玩偶只是其他“金发白人娃娃”的陪衬。正如《黑色芭比》的导演拉格利亚·戴维斯所说：“美泰给芭比安排了一位黑人朋友确实是一件很前卫的事……但对于那些潜在客户而言，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芭比的朋友’（黑人身份被无视）。”

这种模棱两可的产品定位让当时的美泰失去部分市场份额——那些大大方方认可非裔的玩具公司趁机推出竞品。比如，洛杉矶辛达纳玩具公司同期投产的黑人玩偶“南希宝宝”从加州火到全美。美国《史密森尼》杂志报道称：“辛达纳的成功反映出的是美泰的不足。”

于是美泰破格提拔公司非裔设计师卢维尼亚·珀金斯，旨在促进公司产品的多样化。这位设计师很快就发现了公司产品布局的“痛点”——非裔孩子无法在芭比娃娃身上找到身份认同，换句话说，金发碧眼的芭比娃娃“和她们长得不像”，“克里斯蒂”系列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的产品。因此，她决心打造凸显非裔特征的芭比。

在设计团队的努力下，美泰公司于1980年推出首款黑人芭比娃娃，新款黑人芭比在造型上与传统芭比差异明显——鼻梁唇丰、顶着“爆炸头”，一眼看去“非洲感满满”。设计师还十分大胆地使用鲜艳色彩，为“她们”量身定制了一套鲜红的裙装，搭配上“大金项链”“大红耳坠”，人物特性鲜明。

美泰公司当时为这款玩具推出了这样的广告词：“她是非裔！她很漂亮！她很棒了！”据公司设计师回忆，当时有非裔小女孩在玩具店看到新产品十分激动：“妈妈，你看这个玩偶，长得和我一模一样。她的皮肤好漂亮！”有非裔历史学家表示，“黑人芭比”的出现对非裔社群来说，意味着“社会终于认可他们的存在与价值”。美国《人物》杂志称，“黑人芭比”的出现让美泰公司摘掉了“产品单一”的帽子，此外，该系列产品也被视作一个“进步”的标志——不仅限于玩具行业，而是覆盖整个美国社会。

据《环球时报》



世界首个黑人芭比娃娃(中间)